

鐵騎兵

楊朔著



鐵 騎 兵

楊 朔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647 字数 95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5 $\frac{7}{16}$ 插页 2

1957年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6000 册

定价(6) 0.47 元

統一書號:10020·647

定 价: 0.47 元

目 次

胡錫泰同志	1
成仿吾同志	9
征塵	15
火併	22
七勇士	35
獅子頭	45
英雄愛馬	50
鐵騎兵	54
亂人坑	57
烈士証	60
上尉同志	69
英雄時代	79
西北旅途散記	85
中國人民的品格	99
“石油城”	105

◎京城漫記	113
◎滇池邊上的報春花	119
◎永定河紀行	126
◎海天蒼蒼	135
廈門港的風浪	146
把地球改造成一朵大花	153
為着人類的總願望	157
◎“走進太陽里去”	162
投進生活的深處(代跋)	168

胡錫泰同志

他死的那年才二十六歲，給人留下的印象却像三十多了。從十六歲起，他就在漢陽兵工廠做工，勞累過度，背有點駝，臉色顯得有些蒼老。他的精力却十分充足：中等身材，鬍子很重，兩只眼睛閃着亮光，顯得又机警，又爽朗。

他确实是个爽快人，講一句，算一句，平常說說笑笑的，总是很热心地幫助別人，办起事來也特別干脆，毫無私情，工人都很愛戴他。他一方面熱愛生活，一方面又受生活的重壓，性格就磨得特別倔強。

他的出身很苦。一九〇一年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小官分的村庄里，父親是个軍医。家境窮，从小沒正經念过一天書，十四歲上随着父親四处漂流。父親当差的那个軍隊駐防在漢陽兵工廠，当时厂里办了个藝徒講習所，父親要他学点手藝，好掙飯吃，就送他進去当学徒。过了三年，升做工匠，以后在机关槍厂做工。这时，他还没有明确的階級意識，可是已經痛感到工人所

过的牛馬生活，滿肚子都是憤話。

一九二六年上半平，北伐軍像是一陣急風暴雨，从南方卷地吹來。胡錫泰變得特別興奮，什么都不顧忌，逢人便談。从此，他無日無夜不盼望北伐軍早日打到武漢。八月的一天，傍晚散工时，厂外响起槍來，子彈把工厂的玻璃窗都打碎了。工人們退回厂里的地下室，探听明白这是北伐軍的前哨便衣隊。打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早，革命軍佔了漢陽，出現在龜山上，离机关槍厂只有几百米远。胡錫泰趕緊撕了塊白布，綁在棍子上，对着山上使力地搖，一边迎着山頂上走下來的人跑去，热情地喊：“我們等你們可等久了！”

这一來，武漢的气象蓬蓬勃勃的，各种工会接連成立，簡直像是一团火。先前潛伏在兵工厂里的共產黨員也活动起來，动手組織工会。胡錫泰立时投進革命，参加筹备工会的事。他热情地接受了党的教育，明白工人具有創造世界的力量，產生了强烈的階級意識，就在当年九月間加入共產党，变成工人解放的急先鋒。他做人精明强悍，有魄力，又会講話，被选做工人的主要代表去見厂長，要求增加工資，保护工人的健康，廢除所有不合理的待遇等等。他为了工人的利益，屢次理直气壯地和厂長爭辯，終於把对方駁得閉口無言，只好答应了所有的条件。这样一來，他的威信更加提高。一九二七年春天，兵工厂工会正式开成立大会，全場四百多代表

(代表四千多工人)一致选他做工会委员长。以后，他又当选做武汉五金总工会执行委员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，参加过在武汉召开的太平洋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。

这期间，胡锡泰在兵工厂创立了工人子弟学校，完全免费，使贫苦子弟有受教育的机会。过去，谁想进厂做工，就得给科长、工头等送礼，请求介绍。工会成立后，权力盖过一切，工人都有权力介绍新工，只要考试及格，便可录用。这时，厂里工人有些调动，要补充一些新工，招考学徒。可是投考的太多，容纳不了，一些没录取的未免不高兴。工人中本来有少数狗腿子，专和工头勾结，得到工头的指使，便在工人中四处挑拨说：“委员长要私情，得了好些钱，有的才没取上。”一部分工人受了欺骗，显出不满的情绪。工会派人解释，狗腿子们从旁叫道：“打倒昧良心的胡锡泰！”于是各厂都起了骚动，工人们挤到院子里，闹嚷嚷地叫着。

胡锡泰正在外边忙于工会工作，听到信，立刻要进厂去。有人担忧地拉住他说：“你进去，一定要挨打的！”胡锡泰闪了闪眼说：“要革命，掉头我也不怕！”一挥手走去。他一脚跨进工厂，狗腿子就乱喊道：“打呀！打呀！”那些好工人便叫：“那个敢打！”一齐围拢上来，保护着他。场子里乱成一片，有的挽袖子，有的混骂，但是胡锡泰神色不动，嘴角略略歪向一边，带点

笑，快步走進人圈子，聳身跳到一條板凳上，揚起兩手，高聲叫道：“我胡錫泰做事，向來不虧心，有事大家好講，不要光鬧！”壞傢伙們就嚷：“你吃私錢，別說這些漂亮話了！”胡錫泰縫縫起眼，笑着解釋說：“工會是大家的，我胡錫泰也是為大家的，不是為我自己。假使我耍私情，有人能當場指出來，我一個人在這裡，你們愛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。”

工人們立刻靜下來。胡錫泰飲起笑臉，嚴肅地說：“革命剛開頭，到處都是敵人，大家不要受人的騙，自己打自己！我們應該團結一起，向著敵人頭上打……”工人們就在下邊喊道：“委員長萬歲！”又有人點著頭，稱贊道：“真有膽子，不愧是個領袖。”一場風波便平息了。

但到五、六月間，夏斗寅叛變，武漢的情勢緊起來。鈔票跌價，工人的收入不能維持生活，廠方還動手开除工人糾察隊的積極分子。進一步，反革命的軍隊就霸佔了工會，禁止工人集會。科長、監工等又耀武揚威地出來綑人，說你參加工會。廠子里還貼出個榜，开除一大批人。風聲越來越壞，工會再三討論，最後決定罷工。

罷工的头天晚上，工會佈置好罷工的步驟，但是要有個威信高的人出頭發動。有人怕胡錫泰被捕，不敢讓他去。胡錫泰縫起眼，爽朗地笑道：“大家的事要緊，我

的一条命值个什么！”

第二天，工人上班时，机关枪厂和子弹厂的工人首先發見胡錫泰穿着工裝，混進厂子。工人多久受到厂方的压迫，憋着一肚子怨气，現在一見胡錫泰，不觉兴奋地喊：“噯，委員長進來了！”活动份子乘机說道：“把車停下，叫委員長講話！”緊接着就有人喊：“快关电門！”电門一关，机器全停了。兩厂的工人激动地叫起來，集合到一起。胡錫泰閃着眼，臉上帶着股英气，一跳便跳到条高凳上，大声說道：“工友們，这些天來，我們的生活苦透了！工会叫人封閉，鈔票跌价（当时一元紙幣只合三毛現洋），厂方还随便开除工人，叫我們有什么办法！只有大家團結一起，來一次罢工，才能爭回來！我們要求厂方恢复工会自由，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，工資發銀幣，不达到这些条件，誓死也不复工！……”

工人們一下子騷动起來，憤憤地吼叫着。这当兒，早有人拉起尖銳的汽笛，刺得人耳聾，又有人緊敲着鐘，發出信号。兩厂的工人兴奋得發狂，暴風似的朝槍厂跑去，一齐闕道：“罢工！罢工！”砲厂的活动分子听見警号，也从內部發动起來。轉眼間，整个兵工厂的車子全停了，三四千工人全跑出來。胡錫泰領着代表拥到厂长办公室前，但是厂长早已躲起來，門口架着机关槍，拒絕不見。几千工人气得直冒火，集合到兵工厂前一个大廣場里，牆上貼出标語，傳單滿場乱飛。胡錫泰站在

高处，仰着臉，激昂地講着类似先前的話，兩頰火紅，襯着一部黑鬍子，簡直像是一面招展的旗子。……

但是，当时革命正处在不利的情势里，武漢武裝糾察隊等等团体紛紛地被解散，反革命的力量越來越囂張。經過十天的罢工，厂方虽然答应了發現金，却开除了大批的積極份子，还到处貼出招紙，懸賞五千元，通緝胡錫泰。背着这个通緝令，胡錫泰离开漢陽，被調到武昌武勝門外区委做工会工作，轉到地下活动。他家里撇下一个妻子，一个剛生的女兒，心里虽然牽掛着，却不能回家。七月間，武漢政府公开叛变，开始屠殺共產黨員。胡錫泰並不退縮，斗争得更加坚强。他和另外一个工人領袖住在一家紗厂的女工家里。这家只有母女两个，四个人化裝成母子兄妹关系。

一天晚上，快九、十点鐘了，三个紗厂的工人正在他們的寓所秘密开会，許多偵探警察忽然圍起房子，破开門闖進來，开槍逼住他們，动手搜查。他們从床底下搜出油印机和傳單，就把在場的七个人一起捕去，解到武昌公安局，審問口供。不管劊子手对他怎样压槓子，嚴刑拷打，胡錫泰絕不叫饒，一个字也不吐露，坚决得像塊鋼鐵。

第二堂又問，他还是一个字不肯承認。問官一招手，吩咐警察拖上一个和他同时被捕的工人，燃着鬍子冷笑說：“他受不住刑，早招了，供出你是个共產黨，还

賴的什麼！”

胡錫泰把脚一躁，气得喘了口气，冲着問官罵道：“不錯，老子就是个共產黨，要殺要砍，隨便好了！”他只說个假名，根本不承認他就是胡錫泰。問官還要他招出旁人，他橫着眼說：“就老子一个是共產黨，搜出的东西全是我的，他們都是工人，没有什么相干！”又打又問，他絕不改嘴，还是一口承擔說：“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不管旁人的事！”下堂后，他通身是伤，遇到另外那个工人領袖，一問起來，知道那人也因为那个工人自首，也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了。胡錫泰就急道：“糟糕，你怎么也承認了？死一个就算了。”接着又說：“事情都推在我身上，以后千万不要再招。”

从公安局解到武昌衛戍司令部，又解到漢口衛戍司令部。每次过堂，不管怎样嚴刑拷問，胡錫泰只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，絕不說出真名，一点秘密都不洩露，还極力替其他人剖白。就由於他担当了所有的罪名，那六个人又無旁的証据，結果都取得釋放。最后，他被处死刑，押回武昌武勝門外执行槍決。經過多次苦刑，他的臉頰陷下去，頭髮鬍子乱蓬蓬的，兩只眼睛却像是流星，仍然顯得又机警，又爽朗，閃着动人的光彩。一路上，他从从容容說笑，不住嘴地对押解他的劊子手宣傳革命真理。在刑場上，他遇見那母女兩個女工，又眨起眼，親切的一笑，然后揚起脖子，激昂的喊道：“共產

党万岁！”这时枪响了，他仆到地上，眼角蹙起皱纹，嘴角牵向一边，还像在笑。那母女两个女工哭哭啼啼地要替他收尸，刽子手却把她们踢开，一直暴尸三天，才准许掩埋。这时是一九二七年八月。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他流出最后的一滴血。这些血灌溉了中国的革命，使它以后发出更繁盛的枝叶。

成仿吾同志

一九三三年一个秋天的夜晚，在湖北省黃安到花園的野路上馳走着一支小小的紅軍隊伍。將近黎明，這支隊伍停歇在一座古廟前，那是個藏在一帶山嶺的腰間，久久就斷絕香火的荒廟。

濃重的夜露濡濕每個戴有紅星帽章的戰士的衣服。他們在過度的疲勞后感到一陣快意而清新的淺涼。

馬的鼻子在噴氣，前蹄蹴踏在廟門的石台上，發出金屬的音响。兩個戰士扶下騎馬的中年人。他閉緊厚實的嘴唇，臉上浮着憂郁的蒼灰色。他的手臂繞住左右戰士的肩頭，身子向前微微彎曲着，遲緩地，几乎是拖着兩條腿走進頹壞的大殿，倒在積滿塵垢的神桌上。

護送他的一起四十個人。他們分出兩個到外邊放哨：山頭一個，廟前一個。其余的人抱著鎗各自尋到一塊地方，蜷曲着身體躺下，一邊像害傳染病似的彼此接連打着呵欠，模糊地談着話：

“小王，離花園還有多遠？”

小王是个参加紅軍僅僅半年的矮漢子，他的家离花園車站極近，有一个哥哥靠着种地过活。

“三十里。今天黑夜早早动身，不用半夜就到了。”小王迟疑一会，低声向旁边問道：“我們送的这位 成 同志到底是誰？”

昏沉中，有人帶着睡意說：“成 仿 吾——你知道么？”

神桌上散下几声輕細的病痛の呻吟。成仿吾几次轉动身子，最后坐起來，用拳头捶打着兩条麻痹的腿。近些天，他的心时常被一种疑懼所咬噬：“我会癱么？”万一失掉腿，他不敢設想自己的生活將會怎样。他不願意过从前創造社时的生活，光寫文章，他願意投進火一样的斗争里去。“九一八”后，他从德國回來，在安徽、在河南、在湖北，投身進羣众的激流里，那是多么兴奋的事啊。可是他病了，不能走路，不能打游击，变成个瘡疾纏繞着的奴隸。現在，他不得不暂时离开苏区，一个人到上海去治病。

天亮了。战士的鼾声画成波狀的音符。系在殿外老樹上的馬匹偶尔發出一兩声嘶鳴。

他的头腦因思慮过度而感到脹痛。在他能够閉上眼睛以前，山头的哨兵跑進來，帶着張皇的神情报告說：“山下大約有一連民团，正在上操，同志們睡覺 警 醒点。”

不幸他們的蹤跡到底被人發現了。

不午三点，当庙前的哨兵觉察时，民团端平鎗，曲着身体，爬行在叢密的茂草里，离破庙只有几百米达了。

哨兵大声喊，“敌人攻上來了！”

这是一声警鐘。頃刻間，沉睡的眼睛睜开了，談話的喉嚨閉緊了，拋掉煙尾，收起干粮……战士们忙乱地跳起來，抓住槍枝，像一股流水似的冲向庙門。

成仿吾被人攙上馬，前胸貼在馬背上，随着人流冲出去，冲向更高的山地。他的馬护衛在四十个步兵中，成了射击的目标。槍彈像流星，又像雨点，掠过他的头，他的耳旁。隊伍一边退走，不时有人掉轉头向对方还击，但这不能阻止敌人迅速的推進。

这时隊伍冲上一片滿生着灌木的高地。成仿吾勒住馬，高声叫道：“同志們，臥倒，射击！”

半分鐘后，每个战士都尋到一个据点。他們凭着优越的地势，向下边开起槍來。敌人的部隊遭到意外的打击，一时退后了。兩面的槍声由緊密而稀落，結果平息下來。沒有死亡，依旧是四十一个人。

成仿吾坐在草坡上，解开脖頸下的鈕扣，蒼灰色的病臉燃燒着一团热火。他說：“險極了！再迟三分鐘，我們被圍在庙里，一个都逃不出來——可是你呢？你在山頂上放哨，怎么不看見敌人襲击我們？”